

雲
杜
故
事
豪
譜



豪

譜

高承勳
輯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雲杜故事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豪譜

義豪

桓公議移洛陽鐘虢。王懷祖曰：永嘉不競，暫都江左。方當漸平區宇，旋軫舊京。若其不爾，宜改遷園陵，不應先事鐘虢。桓不能奪。

曹公以楊太尉與袁公路婚，將誣以同逆。孔文舉聞之，不及朝服往見曹曰：楊公四世清德，海內所瞻。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況以袁氏歸罪楊公？易稱積善餘慶，徒欺人耳。曹云：此國家之意。文舉曰：假使成王殺召公，周公可得言不知耶？

周伯仁爲吏部尚書，在省內，夜疾危急。時刁元亮爲尚書令，營救備親好之至。良久小損，明旦報仲智。仲智狼狽來始入戶，刁下牀對之大泣，說伯仁危急之狀。仲智手批之，刁爲辟易於戶側。旣前，都不問病，真云：君在中朝，與和長輿齊名，那得與佞人刁協有情徑出？

施全刺秦檜於望仙橋下，不中，檜斬之於市。觀者甚衆，中有一人朗言曰：此不了漢，不斬何爲？

誼豪

朱文季與張堪同邑。張於太學中見文季，甚重之，把臂語曰：欲以妻子託朱生。文季不敢對。張亡後，聞其

清 渤海高承勳松三輯

妻子貧困。自往候視。厚贈之。子怪問曰。大人不與堪爲友。何乃爾。文季曰。堪嘗有知己之言。吾以信於心也。

楊憑得罪。姻友無敢送者。獨徐晦送至藍田。權載之謂徐君誠厚。楊臨賀。無乃爲累乎。徐曰。晦自布衣時。楊知我厚。方茲流播。寧忍無言而別。有如公爲奸佞譖斥。敢自同路人乎。

荀巨伯遠看友人疾。值胡賊攻郡。友語巨伯曰。吾今死此矣。子可去。巨伯曰。遠來相視。子令我去。敗義以求生。豈荀巨伯所行邪。賊既至。謂巨伯曰。大軍至。一郡盡空。汝何男子而敢獨止。巨伯曰。友人有疾。不忍委之。寧以我身代友人命。賊相謂曰。吾輩無義之人。而人有義之國。遂班軍而還。一郡獲全。

卓恕還會稽。辭太傅諸葛恪。恪問何日復來。恕言某日。至日恪爲主人。停不飲食。欲以須恕。賓客咸曰。會稽建康。相去千里。道阻江湖。風波難期。俄而恕至。

龐德公居漢之陰。司馬德操宅州之陽。望衡對宇。歡情自接。泛舟襄裳。率爾自暢。一日德操詣之。值德公渡沔。德操入其室。呼妻子使速作黍。徐元直向云。當來就我。與德公談。妻子羅拜堂下。奔走供設。須臾德公還。直入相就。不知何者是客。

范希文貶饒州。朝廷方治朋黨。莫敢相送。王侍制獨扶病餞于園門。大臣讓之曰。君何自陷朋黨。王曰。范公天下賢者。質何敢望之。若得爲范公黨人。公之賜質厚矣。

元稹爲御史。鞠獄梓潼。時白尙書在京。與名輩游慈恩。小酌花下。爲詩寄元曰。花時同醉破新愁。醉折花

枝作酒籌。忽憶故人天際去。計程今日到梁州。時元果及褒城。亦記夢遊詩曰。夢君兄弟曲江頭。也向慈恩院裏遊。驛吏催人排馬去。忽驚身在古梁州。千里神交。合若符契。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。卿何敢爾。興宗抗言曰。陛下自殺賊。臣自葬周旋。

才豪

方儲爲郎中。章帝使文郎居左。武郎居右。儲正住中曰。臣文武兼備。在所施用。上嘉其才。以亂絲使儲理。儲拔佩刀三斷之曰。反經任勢。臨事亦然。

何敬叔在政清約。不通問遺。嘗歲儉。夏節忽榜門受餉。共得米二千八百石。悉以代貧輸租。

周紆爲召陵侯相。廷椽畏紆嚴明。欲損其威。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于門。紆聞輒至死人邊。若與共語狀。陰察視口眼有稻芒。乃密問守門人曰。夕誰載堊入城者。門者對曰。唯有廷椽耳。乃收廷椽考訊具服。莫敢有欺者。

氣豪

桓公讀高士傳。至於陵仲子。便擲去曰。誰能作此溪刻自處。嵇中散中夜彈琴。有一人入室。初時猶小。須臾轉大。遂長丈餘。顏色甚黑。單衣草屨。不復似人。嵇熟視良久。乃吹滅燈曰。恥與魍魎爭光。

吳郡王閔渡錢塘江。遭風。船欲覆。閔拔劍斫水罵伍員。風濤得濟。

石崇每邀客燕集。常令美人行酒。客飲酒不盡者。使黃門交斬美人。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。丞相素不能飲。輒自勉強。至於沈醉。每至大將軍。固不飲。以觀其變。已斬三人。顏色如故。尙不肯飲。丞相讓之。大將軍曰。自殺伊家人。何預卿事。

盧志于衆坐。問士衡陸遜。陸抗是君何物。答如卿子。盧毓。盧瑋。士龍失色。既出戶。謂兄曰。何至如此。彼容不相知也。士衡正色曰。我父祖名播海內。寧有不知。鬼子敢爾。

王處仲每酒後。輒詠老驥伏櫪。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。壯心不已。以如意擊唾壺。壺口盡缺。

談豪

宗元幹小時。叔父問其所志。答曰。願乘長風。破萬里浪。

趙子柔居恆歎曰。大丈夫當雄飛。安能雌伏。

毛伯成負才氣。嘗稱寧爲蘭摧玉折。不作蕭敷艾榮。

王融爲中書郎。嘗撫案歎曰。爲爾寂寂。鄧禹笑人。行過朱雀航。聞人爭路。乃椎車壁曰。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。豈可無八騶。

曹景宗既貴。謂所親曰。我昔在鄉里。騎快馬如龍。與年少輩數十騎。拓弓弦作劈礮聲。箭如鵝鴨叫。平澤中。逐麋數肋射之。飲血食胃。甜如甘露漿。覺耳後風生。鼻頭火出。此樂令人忘死。今來揚州。作貴人勳轉。不得路行。開車慢。小人輒言不可。閉置車中。如三日新婦。念此邑。令人氣盡。

桓榮祖少學騎射。或曰：何不學書？榮祖曰：曹操、曹丕、上馬橫槊，下馬談論，此可不負飲食矣。君輩無自全之技，何異犬羊乎？

康道季云：廉頗、藺相如，雖千載上死人，懷懷恆如有生氣。曹蜚、季志，雖見在，厭厭如九泉下人，人皆如此，便可結繩而治，但恐狐狸獠貉噉盡。

石崇每與王敦入學，戲見顏子象，歎曰：若與同升孔堂，去人何必有間？王曰：不知餘人云何？子貢去卿差近。石正色云：士當令身名俱泰，何至以甕牖語人。

辨豪

蔡洪赴洛，洛中人問曰：幕府初開，羣公辟命，求英奇于仄陋，采賢雋于巖穴，君吳楚之士，亡國之餘，有何異才而應斯舉？蔡答曰：夜光之珠，不必出於孟津之河；盈握之璧，不必採於崑崙之山。大禹生於東夷，文王生於西羌，賢聖所出，何必常處？昔武王伐紂，遷頑民於洛邑，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？

謝仁祖年八歲，謝豫章將送客，爾時語已神悟，自參上流，諸人咸歎曰：年少一坐之顏回。仁祖曰：坐無尼父，焉別顏回？

高定是貞公郢之子，七歲時讀書至牧誓，問奈何以臣伐君？貞公曰：應天順人，定問用命，賞於祖，不用命戮於社，豈是順人？貞公不能答。

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，有司議其罪當死，上從之。李忠臣曰：京杲當死久矣，上問故，忠臣曰：京杲諸父兄

弟皆戰死。獨京杲今日尙存。故臣以爲久當死。上憫然。左遷之。崔正能詣都郡。都郡將姓陳。問正能君去崔杼幾世。答曰。民去崔杼。如明府之去陳恆。

狂豪

劉伶恆縱酒放達。或脫衣裸形在屋中。人見譏之。伶曰。我以天地爲棟宇。屋宇爲裋衣。諸君何爲入我褌中。

光孟祖避難渡江。欲投胡毋彥國。正值彥國謝鯤諸人散髮裸袒。閉室酣飲。孟祖將排戶而入。守者不聽。便於戶外脫衣露頭。窺狗竇大叫。彥國驚曰。他人不能。必我孟祖。遽呼入與飲。

羅友作荊州從事。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。友進坐。良久辭出。宣武曰。卿向欲咨事。何以便去。答曰。友聞白羊肉美。一生未曾得喫。故冒求前耳。無事可咨。今已飽。不復須駐。

孫楚雅敬王濟。濟卒。哭之甚哀。賓客莫不垂涕。哭畢。向靈牀曰。卿嘗好我作驢鳴。我爲卿作之。體似聲真。賓客盡笑。楚顧曰。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。

羅君章曾在人家。主人令與坐客共語。答曰。相識已多。不煩復爾。

王積薪每出遊。必攜圍棋短具。畫紙爲局。與棋子并盛竹筒中。繫於車轅馬鬣間。道上雖遇匹夫。亦與對手。勝則徵其餅餌斗酒。

桑民懌調邑博士。按察視學。行部抵邑。顧問長吏。悅今安在。皆曰。悅自負不肯迎。乃使吏召之。悅曰。連宵

且雨淫傳舍圯守妻子無暇。何候若。按察久不能待。更兩吏促之。悅怒曰。若真無耳者。卽按察能屈博士。可屈桑先生乎。爲若期三日。先生來。不三日不來矣。及期。悅詣按察。長揖不跪。按察厲聲曰。博士分不當跪。耶悅前曰。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。明公貴豈踰大將軍。而長孺無賢於悅。奈何以皮面相恐。寥廓天下士哉。因脫帽徑出。

楊用修在瀘州嘗醉。胡粉傅面。作雙丫髻。插花。門生昇之。諸妓捧觴。游行城市。了不爲怪。

奇豪

兵家女有才色。未嫁而死。阮初不識其父兄。徑往哭之。盡哀而還。時率意獨駕。不繇徑路。車跡所窮。輒痛哭而返。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。曰。時無英雄。使豎子成名。

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。范雲命駕到少府。登謂當詣己。備水陸之品。雲駐箸。命休源取常膳。止有赤倉米蒸鮑魚。雲食之。高談竟日。不舉主人之饌。

王子猷居山陰。夜大雪。眠覺。開室命酌。四望皎然。因起徬徨。詠左思招隱詩。忽憶戴安道。時戴在剡。卽夜乘小船就之。經宿方至。造門不前而返。人問其故。王曰。我本乘興而來。興盡而返。何必見戴。

子猷過吳。見一士丈夫家有竹。主人知子猷往。灑掃相待。王肩輿徑造竹下。諷詠良久。主人失望。猶冀反當通。王遂出。主人大不堪。便令閉門。王更以此質主人。留坐盡歡而去。

子猷出都。尙在潛下。舊聞桓子野善吹笛。而不相識。遇桓於岸上過。王船中客有識之者。云是子野。王便

令人與相聞。云聞君善吹笛。試爲我一奏。桓時已貴顯。聞王名卽回。下車踞胡牀。爲作三調。弄畢。便上車去。客主不交一言。

俠豪

阮思曠在剡。曾有好車。借者無不給。有人葬母。欲借而不敢言。阮聞之。曰。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。何以車爲。遂焚之。

崔郊有婢端麗。竊愛之。他日。鬻婢于襄陽司空于頔。得錢四十萬。因寒食出遊。婢見郊。立於柳陰下。郊因作詩贈之。曰。公子王孫逐後塵。綠珠垂淚滿羅巾。侯門一入深如海。從此蕭郎是路人。疾郊者錄詩示頔。頔召郊。執其手。曰。詩公所作也。四十萬小哉。何不早言。卽以婢還之。

郭曖宴客。有婢鏡兒善彈箏。姿色絕代。李端在坐。屬意甚深。曖覺之。曰。李生能以彈箏爲題。賦詩娛客。吾當不惜此女。李卽席口號曰。鳴箏金粟村。素手玉房前。欲得周郎顧。時時誤拂絃。曖大稱善。徹席上金玉酒器。并以鏡兒贈李。

桓宣武少家貧。戲大負。債主敦求甚迫。陳郡袁耽俊邁多能。宣武欲求救于耽。耽時居艱。恐致疑。試以告焉。應聲便許。遂變服懷布帽。隨溫去。與債主戲。耽素有名藝。債主就局。曰。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。遂共戲。十萬一擲。直上百萬數。投馬絕叫。傍若無人。探布帽擲對人。曰。汝竟識袁彥道否。

澹臺子羽。膺千金文壁渡河。陽侯波起。兩蛟夾舟。子羽曰。吾可以義求。不可以威劫。操劍斬蛟。蛟死波休。

乃投壁輒躍出。因毀壁而去。

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。終日獻酬。同其醉醒。嘗南還。至澠口置酒。有客張孺才者。醉于船中失火。燒延七十艘。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。侃聞命酒不輟。孺才慙懼自逃。侃追還。慰諭之加厚。

顧仲瑛遭亂。盡散家貲。乃削髮爲在家僧。自稱金粟道人。乃畫其像。題曰。儒衣僧帽道人鞋。天下青山骨可埋。若說少年豪俠處。五陵鞍馬洛陽街。

態豪

孔融數稱禰衡于曹操。操欲見之。而衡數輕操。自稱病狂。不肯往。操怒。以其才名不殺。思欲辱之。乃令錄爲鼓吏。後至八月朝會。大閱試鼓節。作三重閣。列坐賓客。以帛絹製衣。作一岑牟。一單絞。一小幘。鼓吏度者皆當脫衣著新衣。次傳衡。衡擊鼓爲漁陽摻搗。蹋地來前。躡駁腳足。容態不常。鼓聲甚悲。音節殊妙。坐客莫不慷慨。知必衡也。旣度不肯易衣。吏呵之曰。鼓吏何獨不易服。衡便止。當武帝前。先脫幘。次脫餘衣。裸身而立。徐徐乃著岑牟。次著單絞。後乃著襌畢。復擊鼓摻搗而去。顏色無作。操笑謂四坐曰。本欲辱衡。衡反辱孤。孔融退而數之曰。正平大雅。固當爾邪。衡因許往。融復見操。說衡願得自謝。操喜。勅門者有客便通。衡乃著布單衣。疎巾。手持三尺棧狀。坐大營門。以杖箠地。大罵。吏白外有狂生言語逆。請收案罪。操怒謂融曰。禰衡豎子。孤殺之。猶雀鼠耳。顧此人素有虛名。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人。今送與劉表。臨發。衆人爲之祖道。先供設于城南。乃更相戒曰。禰衡悖虐無禮。今因其後到。當以不起折之。衡至。衆皆坐不

起。衡入而大號。衆問其故。衡曰。坐者爲冢。臥者爲屍。屍冢之間。能不悲乎。

桓宣武與殷劉談。不如甚。喚左右取黃皮袴褶。上馬舞。稍數迴。或向殷。或擬劉。意氣始得雄。裴寬罷郡西歸。見一士坐樹下。甚貧。與語奇之。舉一船金帛盡與之。此人不辭。登舟。奴婢偃蹇若輒轡之。乃張徐州也。

石崇廁嘗有十餘婢侍列。皆麗服藻飾。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。無不畢備。又與新衣著令出。客多羞不能。如廁。王大將軍往。脫故衣著新衣。神色傲然。羣婢相謂曰。此客必能作賊。

唐元宗酷嗜羯鼓。而不好琴。一弄未畢。叱琴者出。謂侍者曰。速令花奴將羯鼓來。爲我解穢。

儒豪

張子韶對策。至晡未畢。貂璫促之。子韶曰。未也。方談及公等。

滕達道微時。爲文正館客。常私就俠邪飲。范病之一夕。候其出。坐達道書室。明燭讀書。以俟其至。達道大醉。竟入長揖。問范公讀何書。曰。漢書。復問漢高帝何如人。范逡巡走入。

盧次楨初囚濬獄。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。及出。狂狴銀鐐桎梏。猶然拘繫也。山人詣滑廳事稱謝。張亟引入副署中。從者以盧置坐側。盧謂張曰。以囚當仆堦前。以客當居上坐。遂據上坐。

文衡山素不到河干拜客。嚴介溪語顧東橋曰。不拜他人猶可。余過蘇亦不答拜。東橋答云。此所以爲衡山也。若不拜他人。只拜介溪。成得文衡山乎。

文豪

陳子昂初入京。不爲人知。有買胡琴者。價百萬。豪貴傳視無辨者。子昂突出。顧左右以千緡市之。衆驚問。答曰。余善此樂。明日可集宣陽里。與公等操之。如期偕往。則酒肴畢具。置胡琴於前。食畢。撫琴語曰。蜀人陳子昂。有文百軸。馳走京穀。不爲人知。此樂賤工之役。豈足留心。舉而碎之。以其文軸遍贈會者。一日之內。聲華溢于都下。

嚴續位高寡學。常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。以珍貨萬緡。仍輟一歌。鬻質冠洞房者。爲濡筆之贈。韓納其請。文旣成。但敘譜系品秩。略不道續事業。續嫌之。封還。冀其改竄。熙載不許。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。姬登車。寫一闕於泥金雙帶云。風柳搖搖無定枝。陽臺雲雨夢中歸。他年蓬島音塵斷。留取尊前舊舞衣。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。意思蕭散。不復與外事相關。控引天地。錯綜古今。忽然而睡。渙然而興。幾百日而後成。友人盛覽。嘗問以作賦。相如曰。合綦組以成文。列錦繡以爲質。一經一緯。一商一宮。此賦之迹也。賦家之心。包括宇宙。總攬人物。乃得之于內。不可得而傳。

劉松作碑銘。以示盧思道。思道多所不解。乃感激讀書。師邢子才。後爲文示松。松復不解。乃歎曰。學之有益。豈徒然哉。

全子棲爲文。則入自課庵。一文必三草。十年後悟其淺近。盡付於火。生平凡三焚文集。

王勃所至。請托爲文。金帛豐積。人謂心織舌耕。每爲碑頌。先磨墨數升。引被掩面而臥。忽起一筆書之初。

不竄點。時人謂之腹藁。

子瞻謂劉景文曰。某平生無快意事。惟作文章。意之所到。則筆力曲折。無不盡意。自謂世間樂事。無復踰此。

王儉嘗集才學之士。總較虛實。類物隸之。謂之隸事。使賓客隸事。惟何憲爲勝。乃賞以五花簾。白團扇。容氣自得。王攜後至。儉以所隸示之。曰。卿能奪之乎。攜操筆便成。舉坐擊節。攜乃命抽憲簾。自掣取扇。登車而去。儉笑曰。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。

張洪陽見湯養仍玉茗堂四記。謂湯曰。君有如此妙才。何不講學。湯曰。此正是講學。公所講者是性。吾所講者是情。

書豪

李永和杜門卻掃。絕迹下帷。棄產營書。手自刪削。每歎曰。丈夫擁書萬卷。何假南面百城。

甯越中牟人。苦耕稼之勞。謂其友曰。何爲可以免此。友曰。莫如學也。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。越曰。請以十五歲人將休。我不敢休。人將臥。我不敢臥。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。

匡衡好學。邑有富民。其家多書。衡與之營作而不取直。曰。願借主人書讀之。

孫蔚家世好學。有書七千餘卷。遠近來讀者。恆有百餘人。蔚爲辦衣食。

葉廷珪云。余幼嗜書。自肄業郡庠。牽絲入仕。四十餘年。未嘗釋卷。食以飴口。息以爲枕。士大夫家有異書。

無不借。借無不讀。讀無不終篇而後止。常恨無寶不能盡傳寫。間作數十大冊。擇其可用者。手鈔之。名曰海錄。

任永年十四。便勤學。或依林木之下。編茅爲庵。削荆爲筆。夜則映月望星。暗則燃蒿自照。觀書有合意。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。門徒悅其勤學。更以淨衣易之。

筆豪

張旭嗜酒。每大醉。呼叫狂走。乃下筆。或以頭濡墨而書。既醒自視。以爲神助。不可復得也。家之衣帛。必先書而後練。臨池學書。池水盡墨。人謂草聖。

徵皇開米芾有字學。一日於瑤林殿張絹。方廣二丈許。設瑤硯。硯上指御案間端硯。令就用之。芾書成。卽捧硯跪召芾書之。上出麗觀。賜酒果。芾乃反繫袍袖。跳躍便捷。落筆如雲龍飛動。閣上在簾下。回顧抗聲曰。奇絕。陛下上大嘉。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。

上與蔡京論書。長嶽召芾至。令書大屏。顧左右宣取筆硯。上指御案間端硯。令就用之。芾書成。卽捧硯跪請曰。此硯經賜臣濡染。不堪復以進御。取進止。上大笑。因以賜之。芾舞蹈以謝。卽抱負趨出。餘墨沾漬袍袖。見顏色。上顧謂京曰。頗名不虛得也。

祝希哲每捐業蓄古法書名籍。售者或故昂直欺之。弗算。至或留客。計無所出。酒窘甚。以所蓄易置。得初僅什一二耳。當其窘時。黠者持少錢米。乞文及手書。輒與。已小饒。更自貴也。

蘇子美在外舅杜祁公家。每夕讀書。以一斗爲率。公密使覘之。子美讀漢書。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帝。撫案曰。惜乎擊之不中。遂滿引一大白。又讀至臣起下邳。與上會留。此天以臣與陛下。又撫案曰。君臣相遇。其難如此。復舉一大白。公笑曰。有如此下酒物。一斗不足多也。

繪豪

唐明皇忽思嘉陵江山水。假吳生驛遞。令往寫。及回。帝問之。道元曰。臣無粉本。並記在心。即令於大同殿圖之。一日而就。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。亦畫大同殿。數月方畢。上曰。李思訓數月之功。吳道元一日之跡。各極其妙也。

王孟端夜閒簫聲清亮。倚牀而聽。遂乘興寫竹石一幅。詰旦尋訪。乃大商也。因遺之。商人拜受。越數日。具幣謝。并乞配幅。孟端厲聲曰。俗子何足當我筆也。亟索而碎之。

郭恕先在岐。有富人子喜畫。日給醇酒待之甚厚。久乃以情言。且致匹素。郭爲畫小僮持線車放風鷂。引線數丈滿之。

唐伯虎晚年寡出。嘗坐臨街一小樓。惟求畫者攜酒造之。則酣暢竟日。有言志詩云。不煉金丹不坐禪。不爲商賈不耕田。閒來寫幅青山賣。不使人間作孽錢。

吟豪

王岐公爲學士。上嘗月夜召入禁中。對設一榻。賜坐。王謝不敢。上曰。所以夜相命者。政欲略去苛禮。領略